

潮汕方音内部差异概说

王永鑫

关于潮汕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及其成因,不少专家学者已作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归纳。这对于进一步帮助方言区推广普通话;对于汉语方言学和语音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潮汕方音的内部差异作进一步的综合比较,包括潮汕方音内部的共时差异和历时差异的比较;其中共时比较包括潮澄饶、潮普惠、海陆丰以及南澳各次方言片的比较。此外,本文还将清远县的“鹤佬话”也拉进来作一番比较。因为“鹤佬话”(即福佬话)是闽南方言潮汕话的一支。据说是揭阳县移到清远的居民留传下来的潮汕方言。研究潮汕话在这一方言岛所发生的演变,是饶有意思的。

然而,这里所说的差异,只从大处着眼,抓住一些有代表性的,有区别性特征来进行宏观比较。但是,不论是共时差异或历时差异,都包括语音系统和具体音节在内。其中也论及一些差异的成因。

本文一律用宽式国际音标注音。

一、共时差异

潮汕方言是汉语闽南方言的一支。它通行于广东东部的潮汕地区,包括汕头、澄海、潮阳、潮州、饶平、揭阳、揭西、普宁、惠来、南澳等县市;也通行于海陆丰地区的海丰、陆丰、汕尾。讲潮汕话的约有1000万人口。另外,海外各地讲潮汕话的潮籍华侨也约1000万人。广东清远县(清新县)潮汕方言岛讲“鹤佬话”(福佬话)的也有3万人。

本文所研究的潮汕方音,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凡讲潮汕话的地方,都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方言分区更是如此。

按照李永明先生的意见:“从全面考察,潮汕方言内部大致可分为三区。第一区:汕头、澄海、饶平、潮安。第二区:揭阳、揭西、普宁老县城洪阳及其附近、潮阳北部。第三区:潮阳、惠来、普宁。”^①这样分区大致上是不错的。本文分区比较时,依据实际情况有分有合,有粗有细。有时以一个区为代表;有时也可以县为代表;而且,清远县的“鹤佬话”也是作为方言代表点来看待的。

收稿日期:1997-12-11

1、声母的差异

这里的声母比较,潮汕片(包括海陆丰)的声母系统是根据 1960 年 9 月广东省教育行政部公布的《潮州话拼音方案》的声母表。清远“鹤佬话”是根据暨南大学邵宜、邵慧君的《清远“鹤佬话”记略》^②所列的声母。因为海丰话声母与潮汕片相同,故下面声母比较只列潮汕话与鹤佬话的对照表:

潮汕方言内部声母共时差异比较

声母	p	p'	b	m	t	t'	n	l	ts	ts'	s	z	k	k'	g	ŋ	h	∅	Φ
方言点	波	抱	无	毛	刀	妥	挪	罗	之	此	思	而	哥	戈	鹅	俄	何		非
潮汕话	✓	✓	✓	✓	✓	✓	✓	✓	✓	✓	✓	✓	✓	✓	✓	✓	✓	✓	×
鹤佬话	✓	✓	×	✓	✓	✓	✓	✓	✓	✓	✓	×	✓	✓	×	✓	✓	✓	✓
备注	✓表相同		×	表没有														零声母	双唇擦音

从上表的比较可以看出:揭阳话到了清远的“鹤佬话”,b、g、z 消失了,但是,因为受粤语的影响,产生了一个双唇擦音 Φ 声母,近似唇齿音 f。

据邵先生他们的考证,他们记录的清远“鹤佬话”(福佬话)是闽南方言的揭阳话由于移民传过去的,“至今已有 11 代,二百余年之久”,“人口 4 千余。”^③在这二百余年中,揭阳话的 b、g、z 消失了。

具体音节比较例举如下

音节	米	牙	任
方言点			
潮汕话	bi (53)	ge (55)	zim (35)
鹤佬话	mi	ɲɛ	im

潮汕话古明、微二母多读 b 或 m, 古疑母多读 g 或 ŋ, 古日母多读 z。从上表看出:在鹤佬话中,潮汕话的 b、g 消失了, b、g 归入 m、ŋ, z 读成零声母。^④也可能当时揭阳话就没有 b、g、z, 此外,鹤佬话“凡开口韵前一律为 h, 凡合口韵前则一律为 Φ”^⑤这个双唇擦音 Φ 的出现,也是受粤语影响的缘故。

2、韵母的差异

潮汕方音内部差异主要是韵母的差异。本文只列出有代表性的,最能显示它们的差异的若干韵母作对照比较。

韵母 方言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备 注
	ə (m)	y (ü)	oi (oi)	ei (ei)	io (io)	ie (ie)	iŋ	eŋ (eŋ)	ieŋ (ieŋ)	ueŋ (ueŋ)	-m	-n	-p	-t	
澄海话	✓ 猪	×	✓ 鞋	×	×	✓ 腰	✓ 因	✓ 英	×	×	×	×	×	×	
潮州话	✓ 猪	×	✓ 鞋	×	✓ 腰	✓	✓ 因	✓ 英	✓ 嫖	✓ 冤	✓ 庵	×	✓ 盒	×	凤凰 话有 -n、 -t
潮阳话	×	×	✓ 鞋	×	✓ 腰	✓	✓ 因	✓ 英	×	×	✓ 庵	×	✓ 盒	×	
揭阳话	✓ 猪	×	✓ 鞋	×	✓ 腰	×	×	✓ 贫	×	×	✓ 庵	×	✓ 盒	×	
海丰话	×	×	×	✓ 鞋	✓ 腰	×	✓ 因	✓ 英	×	✓ 恒	✓ 庵	✓ 印	✓ 盒	✓ 乙	
鹤佬话	✓ (m) 猪	✓ (ü) 余	✓ (oi) 洗	✓ (ei) 吏	✓ (io) 姚	✓ (ie) 惹	×	✓ (eŋ) 灯	✓ (ieŋ) 然	✓ (ueŋ) 荣	✓ 贫	✓ 万	✓ 鸽	✓ 达	

上表选了14个有区别性特征的韵母,各个方言点进行了比较。这14个韵母是两两相对的。特别是有m韵尾,就有-p入声韵;有n韵尾就必然有-t入声韵。从表中也可以看出:因为韵母系统不同,造成各地的具体音节的差异:

(1) 澄海、潮州、揭阳、鹤佬话有ə(m)韵母,潮阳、海丰没有,所以“猪”:澄海、潮州、揭阳、鹤佬话读tə(m),潮阳读tu,海丰读ti,这也是区别这几个地区的语音的一大标志。此外,因为潮州澄海没有io韵母,所以潮州澄海“腰”读ie,其他各县市都读io。因为澄海没有m韵尾,以此又可与潮汕各县市及海丰话、鹤佬话分别开。潮州话、鹤佬话有ieŋ(ieŋ)、ueŋ(ueŋ)两个特有韵母,所以这两地的“电、然”读tieŋ、zieŋ,“宣、荣”读成sueŋ、ueŋ,与其他县市不同。

(2) 因为揭阳没有iŋ韵母,所以“贫”读p'eŋ。鹤佬话也没有iŋ韵母,由此也可说明鹤佬话是揭阳话的留传。

(3) 潮汕话(包括海陆丰)没有 y (园唇元音, 近似 ü) 这个韵母, 但清远鹤佬话却有撮口韵 y (ü)。海陆丰、鹤佬话有 ei 韵母, 所以潮汕片“鞋”读 oi, 海陆丰、鹤佬话读 ei, 这显然是“被粤语同化的现象”。^⑥潮汕片一般没有 n 韵尾, 所以没有 -t 入声韵, 而海丰话、鹤佬话有, 所以海丰话的“乙、逸、笏、郁”, 鹤佬话的“适、八(ot)、舌(it)、出、法”等都读-t 入声韵, 这是受厦门话或广州话影响的结果。

上面是从有没有相同的韵母来说的, 但是有的则是有同样的韵母而一些具体音节却不相同, 如下表:

音 节 方 言 点	中	黄	饭
澄海话	ton (33)	ŋ (55)	pɔŋ (11)
潮州话	✓	✓	✓
潮阳话	✓	✓	✓
揭阳话	✓	✓	pəŋ (11)
海丰话	tion (33)	ũi (55)	pũi (11)
鹤佬话	ton (33)	uaŋ (55)	pəŋ (11)

从上表可以看出: 潮汕片与海陆丰语音差别比较大, 海丰话接近厦门话, 一些近广州话。究其原因, 正如潘家懿先生所说: “离福建越远的地方, 其口音越与漳厦音接近, 而靠近福建的地方, 口音反而与漳厦音有较大的差异。”具体地说: “海丰县居民的祖先大部分是明末清初从福建省的莆田、漳州一带迁入的, 较早的才有二十三四代, 有的族姓只有十三四代。比潮汕平原居民祖先迁入的时间要晚得多。”所以海丰话较多的保留了漳州、厦门一带的语音特点。“加上海丰靠近香港, 长期以来与香港往来频繁, 所以很多人都会讲白话(笔者注: 即广州话), 尤其开放以来, 粤语已经成了海丰沿海的第二方言, 现在不仅大批粤语进入海丰, 甚至一些福佬话的语言成分也因受到粤语的影响而起了变化。”^⑦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饭”, 揭阳话、鹤佬话都读 pəŋ, 再次说明鹤佬话与揭阳话的渊源关系。

饶秉才先生说: “汉语方言之间的差异, 以至无法交际, 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声、韵、调系统本身, 而在于由声、韵、调组成的音节。”他举例说: “广州话 1820 个音节中, 有 835 个音节是潮州话所没有的, 约占广州话音节总数的 46.06%, 而潮州话 2164 个音节中, 有 1278 个音节是广州话所没有的, 约占潮州话音节总数的 59.06%”即是说: “广州人每说 5 个音节, 至少就有 3.5 个音节是潮州人从来未听说过或与潮州话的读音不同

的。”(71.54%);潮州人每说5个单节,至少就有4个音节是广州人从未听过或与广州话读音不同的。”^⑧所以说,研究方言之间的差异,除研究它们的语音系统外,更要研究它们的具体音节的差异。前者是宏观研究,后者是微观研究。特别要研究那些目前还找不出多少规律性的东西的音节差异。

3、声调的差异

潮汕方音各地声调系统,根据张晓山、林伦伦、许泽敏、张盛裕、潘家懿、罗志海、邵宜、邵慧君诸先生的调查研究,比较如下:^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调 类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方音调值	33	53	213	2	55	35	11	5
例 字	分 诗	粉 死	训 世	忽 薛	云 时	混 是	份 示	佛 蚀
潮 州 话	33	53	213	1	55	35	11	5
澄 海 话	33	53	213	1	55	35	11	5
潮 阳 话	33	53	213	2	55	213	11	5
南 澳 话	44	53	213	2	35	33	33	45
海 丰 话	33	53	213	2	55	35	11	5
鹤 佬 话	33	52	11	2	55	24	22	5

从上表可以知道,各地的调类尽管相同,调值可能不完全一致(各位专家所记录的同类调值也不一致),但从这一比较中我们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1) 潮阳话的阳上读成阴去(213)成为七个声调,反映了古今“浊上变去”的发展规律。

(2) 鹤佬话的阴去读同潮汕话的阳去(11),而阳去则比潮汕话的阳去稍高一点(22),可说是去声阴阳不分。

(3) 比较特殊的还是南澳话的声调,根据许泽敏先生的调查,南澳后宅的声调系统与潮汕话相同,云澳话则只有七个调,即阳上、阳去合为一个调,读成潮汕话的阴平(33,中平调),如:户 hou(35)——hou(33),路 lou(11)——lou(33),又如红: aŋ(55)——aŋ(35)。

(4) 关于声调差异还有一个连读变调的问题。例如潮汕话的双音节词连读时第一个音节都必须变调,例如澄海话茶杯: te(55-11) pue(33)第一个音节从阳平变为阳去,有的还要产生新的调值,如水利: tsui(52-24) li(35)第一个音节变调产生了新调24,其他县市也一样,这种连读变调是极其丰富的。根据林伦伦先生的调查研究,汕头话的连读变调规律如下:

调类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单字调值	33	53	213	2	55	35	11	5
变调调值	/	35	55	5	11	21	/	2

就是说,阳平、阳去不变,阳平变阳去(阳上变21,近于11)阴上变阳上,阴去变阳平,阴入阳入颠倒变。^⑩可是“鹤佬话连读变调不象潮州话那样产生新的调值。”例如:

医生 i (33-22) se (33)

学生 hoʔ (5-2) se (33)

酒杯 tsiu (11-24) poi (33)

干部 kuan (11-52) pou (22)

这是鹤佬话“由于声调内部结构趋于简化”的结局。^⑪

二、历时差异

据有关专家考证,潮汕先民的主体是中原汉人的移民,从晋代开始,唐宋达到高潮,他们带来中原汉语,与当地土著的语言互相融化而成潮汕方言。有专家根据明清戏曲作品和其他资料推断:大约在明代已经形成了潮汕方言的语音系统。又因为潮汕先民是从中原经福建入潮汕的,所以准确地说,潮汕方言是汉语经福建变成闽方言之后再入潮汕的,是汉语闽方言的一支,在明清时期最后形成。它保留了很多古汉语特点,如没有轻唇音 f,没有舌上音 tʂ、tʂʰ、ʂ、ʐ,没有撮口韵 y;有 b 声母,有 m 韵尾,有鼻化韵,有入声韵,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并各分阴阳等等。

1、明清时期的潮州音

李新魁先生根据清代学者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所载材料,整理出了二百年前的潮州音,归纳出清代潮音的声类系统:

邦冰	p	蓬朋	pʰ	蒙冥	m (b)
东丁	t	通腾	tʰ	隆能	l (n)
终蒸	ts	充青	tsʰ	崇星	s 戎仍 z
官经	k	空兢	kʰ	喁凝	ŋ (g) 风馨 h 翁应 ʔ

李先生总结说:“它与现代潮州音的差别主要是鼻音声母与相对的塞音或边音混在一起,如 [m]、[b] 不分, [n]、[l] 不分, [ŋ]、[g] 不分,与现代南澳话有点近似。”当然,它“也有可能是照搬漳泉的‘十五音’亦未可知。”但是,郑氏所说的只有十五类声母,“也许是历史的真实情况。”^⑫这和张世珍的《潮声十五音》差不多。

李先生还具体地考定了二百年前的一些潮州话音,略举如下:(只列韵母)

通 aŋ 风(风炉) aŋ 松 eŋ 光 mŋ 齐 oi 街 ai

开 ui 流 au 先 ai 柑 a 家 a 经 ia 边 i

盐 iam 咸 am 侵 -m 天 -n

这些字多数是现代潮汕话的读音,也可看作是当时潮州音的部分韵母表。李先生从中总结出清代潮音“与现代潮音比较,最重要的差异是:(1)清代潮音[-ŋ]尾诸韵尚未并入[-ŋ],(2)现代一些地方念[oi]、[õ]韵母的字,清代尚念[ai]、[ãi]。”^⑩

2、文白异读反映了潮音的历史层次

根据专家学者的一般说法,文白异读是闽南方言的重要特点。文读是读书,白读是口语音。从历史层次来说,白读在先,文读在后。李荣先生曾经对方言的文白异读作过这样的概括:“北京的文白异读,文言音往往是本地的,白话音往往是外地借来的,其他方言区的文白异读,白话音是本地音,文言音往往是外来的,并且比较近北京音。”^⑪通过文白异读的比较,可以了解方言语音的历史演变和历时差异。现据李如龙先生《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⑫所列潮州话文白异读字表,从中我们知道潮州市区特有的 ieq、ueq 是文读音,如拔 puek、关 kueq,这可能因为潮州是文化古城,保留读书音较多的缘故。根据李先生的论断,白读音多反映上古汉语的读音;文读音是中古以后的读音。可见闽方言的历史之悠久以及它与中原汉语的历史渊源。

潮州话文白异读字音对照略举如下:

例字	白读	文读	例字	白读	文读	例字	白读	文读
箩	lua	lo	昼	tau	tiu	生	~se	seq
我	ua	ŋo	有	u	iu	命	miã	meq
破	pua	pó	含	ham	ham	成	tsiã	seq
麻	mua	ma	合	hap	ha	瓶	paŋ	péŋ
树	ts'iu	su	三	sã	sam			
雨	hou	u	林	na	lim			
胎	t'o	t'ai	饮	am	im			
开	k'ui	kói	拔	poi	puek			
带	tua	tai	节	tsoi?	tsak			
筛	tói	sai	关	kuẽ	kueq			
齐	tsoi	ts'i	鳞	laŋ	liŋ			
脐	tsai	tsi	密	bak	mik			
皮	púe	p'i	分	puŋ	huŋ			
师	sai	si	汤	t'ŋ	t'aŋ			
里	lai	li	两	no	liang			
事	tai	si	痒	tsiẽ	ing			
气	kúi	k'i	放	paŋ	huang			
飞	pue	hui	学	o?	hak			
老	lau ³⁵	lau ⁵³	等	taŋ	teŋ			
后	an	han	翼	sik	ek			
妇	pu	hu						

3、近期潮汕方音的演化

陈惠松、陈钦松先生调查了近期潮汕方言的语音演化,指出了潮汕方音正在向普通话靠拢的事实。略举如下:^⑩

音 例 字	方 音		普 通 语	例 词
	原读音	现读音		
匈	heŋ (又)	hiŋ (又)	xīng	匈牙利
颗	lo (又)	k 'o (又)	ke	颗 粒
易	koi (白)	i (文)	yì	容 易
笼	laŋ (白)	lɔŋ (文)	lǒng	笼 罩

这其实是又音和文白异读的选择(口语一般是白读音),但都是群众不自觉地向普通话靠拢的行为,也是客观存在的潮汕方音的一种音变,是一种方音的历时差异。

① 见李永明《潮州方言语音的内容差别》(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二期)

② 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十一期)张双庆、詹伯慧主编的第三届国际闽方言研讨会专号(1995)

③④⑤⑥ 见邵宣、邵慧君《清远“鹤佬话”记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十一期)

⑦ 见《潮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期)潘家懿:《海丰话与粤东闽语的比较研究》

⑧ 见《双语双方言》(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饶秉才:《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音节比较》

⑨ 见张晓山《潮州话连读变调的特点》(暨大出版社《第二届闽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林伦伦《澄海方言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许泽敏《南澳话声调系统的特点》(韩山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

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79年第2期)、潘家懿《海丰话与粤东闽语的比较研究》(潮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期)罗志海《海丰方言》(德宏民族出版社1995),邵宣、邵慧君《清远“鹤佬话”记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十一期,1995)

⑩ 见林伦伦《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⑪ 见邵宣、邵慧君《清远“鹤佬话”记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十一期,1995)

⑫⑬ 见李新魁《二百年前的潮州音》(《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⑭⑮ 见李如龙《论闽方言的文白异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研究》第十一期,1995)

⑯ 见陈惠松、陈钦松《近期潮汕方言的语音演化》(韩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